

五月·灰色的眼睛

王大米 2020-05-07
00:56

有时候会担心奶奶会突然离去。她一连好几天躺在床上，或是倚在冰箱旁边。头发花白，胖胖的脸颊肿肿的，皱纹的痕迹很深邃。

所以我总会去看她，写完一点东西，上个厕所想去走走，就会走到他们那里。爷爷看到我，说阿欣来了，阿欣总是很关心奶奶。他想让我多来。奶奶躺着，看到我会说，阿欣最会（意思是最好）。有时她脸上还带着眼泪。一开始我总避免去看奶奶流眼泪，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奶奶的神情，很害怕，像小孩子做错事一样。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很生气。我说奶奶不能这样，你在想什么我全知道，但不能这样。时间总会一天天过去，数念过去或者是害怕都没有用，现在要开心呐。喜欢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想做什么赶紧做。当时我又着腰，说话真的不腰疼。奶奶已经到了吃什么都随便的地步。她生日那天，我们问她想吃什么，她说什么都行，不要太麻烦。再前一段时间，爷爷生日，她突然说，啊呀没有摆宴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说现在在外面很危险，最好不要聚集。形势如此巴拉巴拉。奶奶听不进去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。今天她没有哭，爷爷很生气，因为奶奶说不出哪里不舒服，只知道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爷爷就吼她，你坐起来啊，不能老是躺着，难过也什么都不说，你说清楚好知道怎么和医生说。别到时再来难过得要命，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也只剩下半条命了。我在旁边说，爷爷你别这样。老是说这些有什么用。爷爷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过去奶奶身边，是不是肋骨下有点疼，奶奶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她八成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。爷爷走出去，去拿药冲水。奶奶慢慢坐起来，我让她靠着，手本来伸出来放在她肩膀上，后来觉得，可能对她也是负担，就慢慢放下手。奶奶很小个，虽然看起来仍旧胖胖的，但是全部重量也很轻。

爷爷颤抖着打开药罐，一口一个他妈的。换一罐新药，我给他递过去一把剪刀，他抖着拿去剪包装。我慢悠悠地走出门，关上防蚊门，看到门框上有一块鲜红的春联，上面散落着金色点滴。

四月二十七的日记，现在看感觉一样。奶奶每天呆在她的小屋子里，最多走到门前防蚊窗那里，拄着拐杖忧郁地看着外面。

晚上睡觉各种思潮翻涌。

起初和老师承诺看完手中的专著写读书笔记去报告，一个星期过去，只看了两章，周末出去散心之前强迫自己写下很浅显的总结。又一个星期，每次打开文档，都是一番挣扎，告诉自己还不够，再看别的中文专著。下一个周二到来之前，务必交上一部分读书笔记。于是有一天发现第二天就是周二，那天看了很多页，俄文字母挤在一起，每一句都可以读个大概，但是什么意思天书一样，焦虑紧张得读不下去，一边还不肯慢下来。这个周二劝自己再缓缓，舒了一口气，越来越没有勇气打开和老师的聊天窗口。

陀氏有一个中篇《脆弱的心》，讲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完成不了上司布置的抄写工作而精神奔溃发病。看似夸张的叙述逻辑，阅读中难以发现什么违和感。

有一次失眠，那天晚上睡觉前看了林奕含的采访视频。好久之前看书的时候看了一遍，这次看着页面熟悉，又点进去看那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女孩。她的回答现在看起来更像质疑，为什么有这样好的文采、受过这么璀璨文明教育的人会成为杀害一个女孩未来的凶手。我第一次意识到林在讲话过程中，柔弱却使劲想要表达，词汇在她那里从来都是亲人，入侵她，屠杀她，可是最后只能是她反抗的武器。

我看了十五分钟。闭上眼睛都是她克制情绪说出自己的场景。

有一次午休醒来，沮丧得要命。这一天的前半部分都不记得，仿佛多年后重新醒来，努力回忆现在的一切。甚至在白天开始了恐慌。我不肯像往常一样老实坐在电脑前假装看书看到饭点。一个人在二楼迈腿走，走完一圈走到楼上。家里安安静静，父母在午睡。弟弟妹妹关在房间里上课。夏天午后气温高达三十度。我的体温也随着升高。手脚比温热的地板还要燥热。不得不埋怨妈妈炖了太久补品，气血旺过夏天。

醒来睡去没有任何寄托，被抛弃在世界之中，悲哀和快乐都没有来由。世界毫无重量，轻轻飘飘在眼前浮着，只好让压腿跳操来感受身体的起起伏伏。

我他妈太失败了。

